

32
127
12

昨非菴日纂二集



昨非菴日纂二集冰操卷之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被召入朝。父老揮涕曰。別
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杯酒相送。
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刺史韋詵休沐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
訪之羣吏曰。此叅軍裴寬宅。寬義不以苞苴
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

瘞之。

李仲謙廉介自持。每休沐則閉戶讀書。俸祿不給。妻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若賓客見訪。則使其子致謝曰。家君治衣不可出。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廉無餘貲。亦可槩見。爲左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爲蘇州刺史曰。

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爲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其將下世。有達城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卽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味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所斟酌。

矣。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隣人每夜聞擊物聲穴隙視之乃知寒凍齒相擊贈之氈不受妻母來見其女方食其枕中豆贈之米麪亦不敢納遂挈其家居州南聚贍窮親四十口嘗辭水路差遣云法官舟載私物過千斤有罪某恐罹此乞換陸路差遣

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厠屋問守園者何從得錢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潤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語曰某宦子狎惡人破產公盍捕之坦曰凡居官多積皆剝下所致如子孫善守是天祐不道之家也不若仍聽不道以歸於人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以一領及我恭卽舉所坐者送之已坐薦上大

聞而驚曰。吾謂卿多故求耳。對曰。恭作人從。無長物。

魏裴潛爲兗州刺史。作一胡床。及去任。留挂柱間。梁簡文曰。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李白云。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古人詠錢如此。余觀錢之爲物。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緣之。

啓釁縉紳。因以敗名。商賈因以捐軀。市井乘而鬪。僇乍來乍去。倏富倏貧。其籠絡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嘗熟視其形模。金旁着戈。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吁。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奈我何。

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

諫曰大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輒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撫其背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歐陽文忠公與姪通理書昨日書中言欲買硃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水外不曾買一物可視此為戒也

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

蔣希魯延盧仲甫於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汪一麟以知州陞刑曹給俸銀十兩令州民趙

日纂一集
鏹修船北行。修完。公携家登舟。見繕治堅好。問所費幾何。鏹以十兩對。密喚各匠細查。實用二十兩。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把。墨三觔。二物值四兩有餘。喚鏹曰。吾知爾陪十兩。今以三物償爾。鏹勉受之。退。其夫人語公曰。既知十兩。卽當償足。其數而以扇墨酬其勞。可耳。公亟補銀四兩。鏹愈不敢受。公面頸發赤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

張以寧不營財產。所居蕭然。其奉使也。襆被而往。垂橐而歸。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辱。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京爲羞。及其季代。端揆以賕賄爲論。思臺諫以珍玩爲獻。納或以金珠。而克脯醢。或以契券而作詩文。甚者如倪僕。售妹於侂胄。而得府蘇師。且獻妻於侂胄。而

人閣噫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視今亦猶今
視昔也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先君初仕平恩啓行右丞
曰爾行裝幾擔先君時新娶實應之曰有十
擔右丞曰初仕如此久宦奈何我昔赴遂州
只三擔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
張外醜也夫楊誠齋立朝不市一物恐累歸
擔范右丞赴任只携三擔思便行裝去就若
此取予安有不廉者乎

唐介倅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搜太
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獄發仁宗謂
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覆之果然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
蜀郡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仁以惠下威
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
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

已。

鄭愔掌選。賊污狼籍。有選人繫百錢靴帶上。愔問故。荅曰。銓選非錢不行。愔愧而不言。

鍾離意爲尚書。太守張恢坐賊籍沒。詔以賜羣臣。意得珠璣。不拜。賜。帝問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穢物。臣不敢拜。帝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也。

國朝劉公仁。乃大夏公之父。令瑞昌與高安令嚴某同入覲。時楊溥當國。與劉嚴皆隣邑。有媿遣一价往。覘价還。白曰。嚴富貴。雅稱官也。劉藁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嚴賣劉特。先見贄。以金幣公。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爲御史。方劉爲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除。歲。享。同。僚。一。枯。魚。而。已。後。楊。公。展。墓。還。朝。便。道。造。劉。問。其。子。大。夏。曰。父。在。否。曰。在。道。中。母。安。

上卷二集
在日適隣家磨麪。迺視家中詣寢室。見床上唯蒲席布被。喜曰。可稱御史矣。嗚呼。劉公奉鄉先達。則茗蜜二色。欸同寅。則枯魚一罇。價視之。則瓦盆煤竈。親視之。則蒲席布被。夫人攻苦不辭。井曰。於鄰家忠宣尚齷不諱。朴陋於私室。一門清風。真可欽仰。近世爲官者。行詣日薄。受用日豐。聲價日損。勢燄日張。民生日以憔悴矣。豈不悲哉。

杜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然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察。適足取禍耳。但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
王恕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籬。一日給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則取主家。其告示有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辭而焚香禮之。

范栢年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年云。卿里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唯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

國朝山襄毅公雲。深沉有將略。而廉正無比。廣西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詢之曰。世謂爲將不計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污點墨。則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

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贖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笑納之。公鎮廣西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唐蔣沈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沈令縣。供億當清素。去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

魏源懷爲行臺使。持節行邊。賑貧乏。考殿最之

日纂二集
得失先決後聞。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簡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

楊爵爲御史。嘉靖中以直諫繫獄數年。雖處憂。抑而忠。端正直。獄卒咸敬信之。方得釋而尚書熊浹有陳論。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

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復逮爵。時抵家方一日。忽緹騎至。曰。若復來乎。騎素敬爵。慰之曰。吾欲他往。特一省公。爵笑曰。吾固知之。與校同飯。飯糲。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可。一入爲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我行矣。卽攬袂行。復踰再年。乃出。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惟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弊。

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悉無所畏。

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

宋王質。王文正公之姪。以貧爲寶。文正爲舍人時。家虛貸金贍昆弟。過期不人。輟乘馬償之。質得其券。曰。此前人清風。又得顏魯公爲尚。

書時乞米帖刻石。遺親友雅尚如此。故所至有冰蘂聲。

宋孔覲爲司徒。二弟東還。輜重十餘船。皆錦絹紙席。覲命置岬側。焚之。曰。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邪。後魏封回爲度支尚書。鄭雲以諂得安州刺史。問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位爲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乃問興生。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嗟夫。今之世不爲。

日纂一集
賈客興生者幾人哉。侈輦載於鄉間。盛誇稽古之力。詢地產於知曲。冀充宦橐之資。間有飲泉不貪。敝車羸馬者。則嗤之曰。惡用是拙官爲哉。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噫。吾亦見多得錢者矣。沒不數年。而子孫以爭奪敗。又不再世。而子孫以淫蕩廢。其尤惑者。志在溫飽。術工攘剝。聞人稱其有十乘之富。則艷然怒。聞人譽其無擔石之儲。則欣然喜。其子孫求人狀其祖父之行也。詆之於季孫。陶朱之傳亦艷然怒。等之公儀伯起之列。亦欣然喜。是明知多錢之可醜。而拙清之足貴也。乃所志非所貴。所遺多。所醜獨何哉。是以君子寧爲拙。清無爲姦富。寧使吾子孫憾。無所遺。不可使子孫艷有所詆。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着。止麻布。

蒲練此物於吾何用。

居官誠廉。卽大臣無厚藏。布被亦不易得。余爲三品堂卿。幾六年矣。苧幃布衾。製自微時。聞欲更葺。亦不易措。吾未敢以平津爲詐也。

晉胡威父質爲荊州。威自京師省之。停舍中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絹質曰。吾是俸餘。姑以與汝耳。

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見民家皆除雪。出至袁安門。獨無有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看之。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饋人。有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河南土產。

磨菰線香宦遊者。每取以饋當路。于肅愍公
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有詩云。手帕磨菰與線
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
間閭話短長。嗟夫。土有產。土之災也。徽瘠郡。
爾廷珪墨龍尾硯。至今爲累多矣。留刻德政。
清風滿袖。是所望於司牧。

李沂公爲嶺南罷鎮歸。行到石門。停舟。悉搜家
人。犀象投江中而去。

曹克明在湖廣行省。日有主簿致書問訊。寄辰
砂一函。未及啓封。漫置篋中。後有一憲官言
製藥苦無好辰砂。公曰。有故人見惠。尋當奉
送。及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歎曰。
彼以我爲何如人耶。時主簿已歿。呼其子歸
之。

李敬文爲高陽內史。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權
勢。從敬文乞麋角翎羽。敬文荅曰。翎有六翮。

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宋進士鄭俠。辭廡仕。就監門。上書力言新法。敝民安石不報。會亢旱。民物嗷嗷。乃以本門所見三路流離之民。質妻鬻兒。啼饑號凍。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悉畫一圖。發馬遞以進。當事者以是罪之。浩然而歸。歸囊只一拂。因自號一拂居士。嘗語人曰。無功。

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公少讀書。清涼山。閩人因就其地祠之。葉文忠公向高榜。其聯曰。諫草數千言。自信丹青能悟主。歸裝惟一拂。可知琴鶴亦妨人。

沈瓚之在丹徒。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瓚之言願。一見天子。齊高召問。復欲何陳。荅曰。臣坐清。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

是上知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悉聚諸物。語衆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罪。願諸君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

柳元景爲尚書令。有數十畝菜園。園人得賣菜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可耳。乃復賣錢。奪百姓利耶。以錢與守園者。官訊一盜曰。爾試自言盜狀。盜佯不省。曰。何名爲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知。胠篋竊財。是爲盜。爾盜乃笑曰。如公言。余何能盜。若官人真盜也。儒生吾伊帖括。曾不考古。今究天人。思經濟。皇輿。惠澤黔首。日夜望事權入手。借以

攫取大利。父師所以教。友朋所以學。習盜也。薦賢書。登公車。隣里羨。親戚賀。所慶何事。富貴到矣。公服手板。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輿臺下。擁尊嚴。如天帝。官繇利出政。以賄成原。郭巨豪。白晝殺人。苞苴一入。三尺安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豪里中矣。閭左賤氓。罰贖貧苦。被髮剝膚。室廬不保。鬻及妻孥。赴海填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怨。錢神通天。

官譽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黛塞房。真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雷竊人。一錢卽以盜論。刑官人高坐拱手。搜括鉅萬。而猶不失官譽冠裳。大盜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乎。於是官人立釋此盜。盜亦黠獷矣哉。夫飲水懸魚。羔羊冰蘖。何代無之。翠毛象齒。貪婪無行者。時亦不乏。卽盜言可畏哉。古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非一日矣。

李京兆有叔嘗爲博守。忘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迎監司於城門。吏報西時。守亟命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語於門隙。曰。法當閉。鑰請以詰朝奉迎。又京遞至。發緘視之。中有家問。卽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閱畢。然後再秉官燭。當時故有閉關迎使者。滅燭看家書之句。雖其矯枉過甚。然介行清標。大不移而小不忽。節取以勵俗可也。

羊續爲南陽太守。妻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布衾弊襦鹽麥數斛。

唐嚴昇期巡察江南。性嗜牛肉。所至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江南人呼爲金牛刺史。

于謙籍其家。惟上賜盛甲袍帶。裕陵追悔。秦紘籍其家。止黃絹一疋。英宗動色。此清。

日纂二集
之鑒主上也。魏驥見王振，惟怕一方，振不之較。張秦遺劉瑾，止土葛，雖銜之而不螫。此清之感宵人也。

王旦居第甚陋，真宗令官爲營。公頓首曰：「此先臣舊廬，當日止蔽風雨。臣今完葺已過，每思先臣常有愧色，豈敢更煩朝廷。」

楊萬里爲零陵水，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敬夫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

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揚得此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後漢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先是守宰貪穢，詭人採取，珠遂漸徙，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革退前弊，曾未逾歲，去珠復還，商貨流通，稱爲神明。

裴俠爲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所食惟菽麥鹽菜而已。俠常與諸牧謁周文帝。帝命俠別立。謂諸守曰。裴俠清貞。爲天下最。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號爲獨立使君。衛人釣於河。得鰥。其大盈車。曰。吾下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益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曰。噫。鰥貪以餌。死士貪以祿。死。

宋江湛爲吏部尚書。無兼衣餘食。常爲上所召。植澣衣。稱疾。經日衣成。後進。

國朝李遠菴。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澹泉。廼公得意門生也。宦南京數年。歲時只寒溫而已。一旦侍坐最久。有一布鞋在袖。逡巡不敢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曉之妻手製一布鞋。送老師。遠菴遂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僅此而已。

陳無已性清介。傅堯俞憐其貧。懷銀往見。欲以

目錄一集
周之坐間聽其議論遂不敢出銀而去噫夜
光之珠無因至前必其有珠色耳如無已者
孰得而玷之。

五代趙在禮令宋州貪暴逾制百姓苦之後移
鎮永興百姓忻賀曰眼中拔釘矣在禮聞之
仍求復任宋州每歲戶口不論主客俱徵錢
一千號曰拔釘錢南唐張崇帥廬州所爲不
法嘗入覲廬人曰渠伊想不復來矣崇歸乃

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盛有罷府之議
人不敢實指道路相見皆捋鬚相慶崇歸又
徵捋鬚錢噫婪吏所爲前後一律如此千載
聞之猶堪捧腹不知彼時何面目對人
陸長源爲汝州太守清白自將後去州送車二
乘乃嘆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
之不及先人遠矣

閩賈郁仙遊令有邑客遺果辭之客曰某家新

果人衆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携來者知。是倍於古人也。客慙而退。出膺民社。置生靈休戚不問。而汲汲潤囊橐。廣田廬。以軟猾媚勢。要以掩飾。買虛聲。厚利。既收嘉譽。不失其下。憤為盜跖。而其上愛為龔黃。受其欺掩。即貪殘不覺也。喜其承奉。即覺亦不甚惡也。其家已致大富。其官更得美遷。

間有清白。自將善拊黔首。耻奉上官者。咸笑為迂怪。而孤立無援。大家媒孽。必使敗。而後已。自非薑桂之性。百煉之鋼。有不戒而改轍者哉。

眉州刺史申貴。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為黨。以納其賂。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窟。被訴下獄。謫維州司戶。至犀浦。賜死。民家相賀。

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爲難。不恃其清。而操切陵轢人。爲尤難。

國朝汪汝達。令黃巖。捐俸築城。寇至而民不驚。歷官二十餘年。清操嶒然。去浙之日。屬吏致罰。醵曰。此例所應得。汝達驚曰。居官自常俸之外。尚有應得者耶。竟不受。家甚貧。至無以供朝夕。舉棲身數椽。鬻之。黃巖士民知其貧。醵八十金。聞於官。郵致之。適遇病卒。遂以爲

驗

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國朝金九成。廉介。不受私謁。初令定海。增葺捍海堤。至今賴之。號曰金公塘。居官十年。妻子不免藜藿。病且革。會有官家求釋罪。以千金爲賄。九成不可。郡侯自抵其榻。撫之曰。獨不

爲妻子饗殮計乎。九成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面壁臥，不復語。郡侯嘆息而去。

國朝劉麟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旬，郡聲大治。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掇部郎時瑣網，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旣去，越人肖其像爲小劉祠。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清夜，讀此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君恩父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罔極。若他人恩報之，易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宜受也。予嘗記先輩之訓曰：諸君無輕受恩於人，異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

後漢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過其家，夫人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吏嘆息而還。

國朝邵士廉秀才時見門前地有鈔一張特往拾之乃是荷葉一片行路者拾起却是鈔也邵思一鈔何足重輕尚不可妄得况民之脂膏乎自入仕以至僉事刻意清苦常俸外一毫不取都人至今稱之

國朝顧橫涇先生罷河內副使歸家環堵若懸磬客過從鄰家乞火供茗取酒無所具樽罍而止

顯皇帝卽位劉璟以侍講頒詔交南詔旣讀宴畢卽行王致金珠犀象珍玩甚多劉悉不顧復令陪臣要於路劉示以初入關詩云咫尺天威誓肅將寸心端不愧蒼蒼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

國朝都憲剛峰海公卒於官舍同鄉蘇民懷簡其宦囊竹籠中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數件而已王鳳洲評之云不怕死不愛錢不立

日纂二集
黨此九字斷盡海公生平。

伏。暉。爲。新。安。太。守。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
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爲。繩。

近世士大夫。有外釣功名。內營產業。廣厦千間。
膏田萬頃。僮奴如蟻。婢妾如雲。而開口高談。
性命自負。清虛雖復。舌吐五色寶蓮。吾不信。
也。夫積富累貲。匪由一朝一夕。卽未必自攘。
奪。朘削得之。第用計然之策。以勤儉起家。乃。
其經營畜聚。勞精費神。爲有生六。

昨非菴日纂二集種德卷之七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楊廷和每宦遊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歸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再歸捐建牌坊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全活數萬後歸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

李沆有一僕逋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十歲有

日集二集
姿自繫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當如已子育之。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爲締禱。務在明潔。夫人如教。及笄。擇一壻。具奩歸之。後僕歸。女白之。感公刻骨。公病。夫婦割股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明山賓臨青州。歲儉。啓倉贍貧。後刺史簡州曹。失去簿書。以山賓爲耗。冒追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

駱公緒少時。鄉里饑困。游客或多窘乏。公緒爲之飲食衰少。其姊哀而勸之。公緒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張文節公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后見其二侍婢。老醜。勅妙年二婢。服飾華麗。賜之。公歸。知后意。從容指二婢曰。此乃夫人媵也。出無所歸。但二妹齒未踰笄。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太后慈憫。志豈可渝。入見。當懇奏。遽

召宅老呼其父兄對之折券并予服飾爲資
嫁。

徐鉉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謂曰
得非售宅虧價以致是乎予近撰碑獲潤筆
二百千可償爾矣故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
輦以付之。

國朝楊承芳爲憲長時有倉官數輩以虧糧監
禁歲久鬻子女未卽完公憫之莫喻其故適

送月俸外餘五斗他衙亦然始悟倉官虧糧
之故愀然曰常俸食之不能盡職尚有天殃
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安乎欲奏聞
衆懼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
轉選。

王廷禮與陸某交陸貧甚向人貸金五十券中
詭書廷禮姓名未幾索金者至廷禮知之曰
陸吾故人也卽以妻簪珥爲償不令家人知

之。

宋舊制配崖州人。例止三百。溢數則投先到者於海。有南海太守奏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推之海復殺之矣。不若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帝感悟。可其奏。

周世宗性躁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已。以營救之。賴全活者十七八。

李文靖拜叅政。胡秘監啓賀。歷詆前呂部。立陳四叅政。以譽公公。愀然不樂。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亦適遭逢耳。乘人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爲。况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

金將郃斌守會州。元命按竺邇往取之。斌食盡。城破。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絕嗣。幸哀其兒而收之。言畢。遂投火死。

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

宋尚書沈誥寬厚慈祥有卒患背疽公親爲合藥藥內用酒公時適從祀員壇恐其貪酒不治藥必親治與服然後往傳舍被隣子罄盜廳吏執付有司公往語有司曰此亦宦子弟迫貧至此惟寬恕之隣子歸公又勞以錢米致政歸家每歲歉卽發租平糶公自執斛斗每倍量與人見貧甚者必以錢密置米中鄉

人不識公但云彼着青布衫道人量得米好

肅宗嘗與李泌語及李林甫欲發其塚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聞此恐阻自新之心事乃寢

宋京樊樓畔有茶肆生意極盛有士人李氏就肆遺金一袋歸始覺李以肆中往來如織定無覓處置弗詢後數年李復過此因憶謂同

侶曰。往年失金於此。狼狽幾不能回。主人聞而揖曰。官人彼時着毛衫裏邊坐乎。此係某拾得。當卽追還。奈官人行速。特權收之。今說塊數稱兩相同。卽取去。隨招登小樓中。皆貯人遺失之物。如傘屐衣服器皿。各有標題。曰某年月日某色人所遺者。或僧道婦人。或似商賈官員。各識之。就樓角尋小袱封記。如故中間塊數稱兩。與李言同。遂舉以還。李分其半。主人辭曰。某若重利輕義。罔不以告耳。所以然者。恐有愧於心也。時肆中五十餘人皆以手加額。咨嗟嘆息。嗚呼。郤一介畏四知。何以加此。惜名不附於國史也。

宋靖康之變。金人欲盡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取宗正寺玉牒取之。則無遺矣。虜酋立命取牒。牒至。會虜以事暫還。戶部邵澤民遽索視之。每揭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爐中。嘆曰。

苦力不能遍存耳。俄頃虜按籍取宗室。因藝而獲免者十有四五。而澤民不自言。人多不知。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即陰騭耳。公即日嫁者數人。

李日知為大理丞。武后肆誅戮。太卿胡元禮承旨陷人。令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禮使謂李

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起謂使曰。李日知在此。人莫覓死。

元和中。有湖州錄事未赴任。遇盜罄劫。誥勅文簿俱無。遂於旅舍行乞。舍近裴晉公第。晉公在。假偶微服出店。細詰其事。對曰。數載候得此官。遇寇盪盡。且某將娶而未親迎。妻名黃娥。遣郡牧獻於上。相裴公矣。公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即晉公親。校當為子。偵作別而去。

翌日忽傳令公召糾往竊視。卽昨紫衣者。因謝過再三。公曰。昨見君語。一夜惻然。今聊以慰憔悴。授以官。詰已再除湖糾矣。又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行裝具備。送與偕赴任所焉。釋曇遷與范蔚宗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廼貨衣物。悉營送葬。宋孝武聞而嘆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王大將軍旣亡。王應欲投江州。世儒王含欲投荆州。王舒含問應曰。大將軍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廼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後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前輩有上書時相者云。依附相公者。他時必不得力。忤諷相公者。日後定不忘本。名言哉。

唐閻敞爲郡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後嘗舉家病死。惟餘孤孫九歲。嘗未死間。曾聞說有錢三十萬寄敞。及長大。試向敞問之。敞一見悲喜不勝。悉取還。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無百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勿疑。

孫虜川祖淳厚正直。偶貨物得假銀二兩。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別誤人。至東湖之濱。復於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

張昉家居時。有同里寄絲五萬兩。而他適。俄昉家被火。貲用悉焚。昉力護所寄絲。付同里暢師文。任大平路總管。收米盈屋。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呼貧士及細民。恣其取去。

胡宿在郡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所用樽皿。悉屏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胡卽

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胡至顯位。

明山賓家貧嘗貨所乘車中牛既受錢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阮孝緒聞而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覲困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名而去。

房景遠重然諾好施與歲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作粥食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兗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郁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遠小字賊曰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

者二十餘人。

李善爲李元蒼頭。元家疫死垂盡。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瑕丘山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漚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而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薦

善行狀。光武屢擢。日南太守。往任道。過李元家。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泣甚哀。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王義方爲御史。買宅數日。忽對賓朋。指庭中青桐樹一雙。曰。此無酬。直親朋言樹當隨宅。別無酬例。義方曰。吾只買宅耳。樹何所載。召宅主。付之錢四千。

鍾離意爲堂邑令。初到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賫柱趣作，浹日而成。畢焚香爲民士祝曰：興功役者，令也。如有禍祟，令當之。無以及民。庾詵嘗乘舟還家，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四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四十斛，我一百五十斛。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人誣執爲盜者，詵見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謂其親代之。酬隣人，獲免謝。詵曰：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

司馬昭旣誅鍾會，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昭召而責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爲叛逆，又輒收葬，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計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而遣之。

王叔文之黨皆爲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欲以柳易播。禹錫得改連州。

唐珏，山陰人。元世祖甲申年，浮屠楊璉真珈怙寵，奉詔發宋帝諸陵寢，至斷殘肢體，焚其齒，骼棄草莽間。珏具金酒邀里中少年，取四郊暴骨，潛湯而藏之，斷文本爲函，覆黃絹爲囊。

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浮屠肆虐，陵骨亡恙。又林德陽當楊總統發陵時，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投籬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冢孝冢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東嘉。

顏杲，卿子，泉明爲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歛以歸，遇父。

時將吏流落者皆携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眎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貧而好施。功倍於富。富而好聚。惡倍於貧。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媪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夫不知有秋之獲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語曰。臨淵羨魚。不如結網。渚中人士。業已知之。慎無惜種。

徐陵性清簡。祿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至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

不。

戴就爲郡倉曹掾。刺史歐陽參誣奏太守贓罪。遣部使薛安按倉庫。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拷掠。五毒備至。就直辭不變。安又燒鉛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令冷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

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爬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君何故以骨肉拒抵。就據地荅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啣命固宜。申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令臣誨其君子。證其父。就拷死之日。當白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奇其壯節。卽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

守。

宋黃州董助教。富而好施。歲歉爲飯。以食饑者。又爲糗餌。飼小兒輩。饑人如墻而進。不可復制。董什於地。被踐。家人咸咎之。董不介意。連日不倦。黃岡村氓丘十五。多積谷。每幸凶歲。卽騰價。細民苦之。老病不復飲食。但食羊屎。家人憐之。以米餌作羊屎狀。給之。入手便投去。必食真者。數月方死。

范喬當臘夕。盜斫其樹。有告者。喬佯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取柴欲與父母相權耳。何以愧爲。

蕭復爲太子僕射。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行賑。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絃誘焉。曰。以別業奉家兄。當處足下於要地。復對曰。僕以家貧。鬻業將拯濟。孀幼耳。儻以易美職於身。令門。

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罷復官。沉廢數年，復處之自若。

韓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婦張氏。姿色美麗，券成。張忽潛然曰：「妾本修職郎郭守義妻也。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餓死。京師願沒身於人以活。守義兒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家。郭後

得辯雪。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兒女。」張涕泗感激，百拜而去。

歸崇敬充新羅冊立使。至海中流，濤波迅急，舟船壞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舟載。崇敬曰：「舟人凡數十百，我何忍獨濟哉？」少頃風息，張浚屯兵秀州。夜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

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麤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翊日斬死。囚徇於眾。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范元琰灌園自給。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還。母問盜者為誰。荅曰。向退走者。正畏其愧恥耳。今啓其名。願勿洩也。於是母子秘之。

段秀實為營田官。涇原大將焦令謨強占民田。歲旱復索民償。民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謨怒曰。我畏段秀實耶。以牒置農背。大杖二十。輿致庭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罵令謨曰。段公廉仁。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何能為人。令謨大愧。流汗曰。吾終

不可見段公。

正義方為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

司馬德操盛德絕倫。有人臨蠶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已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

張似太宗朝為史館家多食客。一日太宗問曰：卿何食客之多。似曰：臣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絕糧。臣累輕而俸有餘。常過。臣飯亦不過菜羹。巴爾。一日上遣人伺其食時。突入取客食。以去。果糲飯菜羹。上嘉其不欺。時號為菜羹張。

晉桑虞家瓜園熟。有人踰園盜之。虞見園籬多刺。荆使人為開道。及盜負出。見道。通知虞使。

除之乃送瓜叩頭請罪。

趙瑾好善喜施。孤貧無歸。婚嫁失期。殮葬不具者。皆資給之。景泰乙亥。饑疫。死者多。棄原野。瑾買棺置通衢。縱取不問。開義塾。教訓鄉閭。子弟有鬻田者。匿其券。將構訟。券遺道傍。犬啣置瑾前。遺券者詣瑾謝。瑾曰。實未有券也。成化間。王三原公去官抵家。見子侄易隣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此皆我故舊。豈宜奪其居。

俾之遠去。乃召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

宋邵靈甫儲穀數千斛。歲大饑。或請乘時糶之。曰。是急利也。或請損直糶之。曰。是近名也。或曰。將自豐乎。曰。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僱傭除道。自縣至湖鎮四十里。浚蠡河。橫塘等水道八十餘里。通菴。盡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得俱利。

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行遇見。恐盜者覺。

怖走竹傷其足。挈履輕步而歸。

董奉居廬山爲人治病不取錢物使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後杏子熟奉於杏林下作倉欲買杏者悉照取杏之器易穀以賑貧窮人號曰董仙杏林。

薛戎悉俸廩賑濟內外親旣病以所有分遺之曰吾死矣可持爲歸資衆皆哭而去。

沈介菴令順德有人毆母幾碎首父訴官定死矣後父更時時求解泣曰恨我此子無孫乞哀之介菴曰汝媳已嫁否對曰以兒在未也曰第去吾知之是後令其妻朝夕饋食稱有小病亦令左右事之踰年而斯人遂有子。

張詠在成都嘗感異夢召黃丞事兼濟問其有何陰德黃曰無他但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糶至明年民或艱食卽照原價糶之在。

已無損於人。頗獲濟。乖崖嘉歎。遂坐黃而拜焉。嘗謂黃此事。今士夫居鄉。自可量力。倣爲若有司。以此施條格爲惠。不細。

楊文貞公士奇。敦敏嗜學。以家貧爲里塾師。有鰥生。携殘蠹帙數冊。抵館下。色悽甚。詢之曰。母老無爲養也。惻然曰。嗟乎。貧人孰無母。分其徒之半資之。姑氏疫。庭無人迹。走其家。調治者。浹旬。愈乃去。

宋有梵公爲邑皂隸。邑令刑峻。公用葱貯血。匿杖中行。杖見血。刑者多因得活。一日令見公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大異之。公亦遂去。修煉山中。功成。以石曰。千斤爲冠。登仙岡山羽化。

孫一謙爲南都司獄。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獄卒驅穢地索錢。不得。

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
一切嚴禁手劊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
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見囚衣敝時爲
澣補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
死獄卒無敢橫率一錢者每曹郎視獄問囚
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謙
滿三載轉靈山吏目王司寇世貞贈以詩曰
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
盧方畝地赭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

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
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
貴屨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劊刑之公著
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韓魏公琦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
封記不令人見

韓億執政每見有攬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憚曰

日集二集
天下太平。雖昆蟲草木。皆欲使得所。今仕者。大望爲公卿。次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師幕官。奈何錮之於盛世。

沈特貶筠州。售一幼妾。携與俱行。七年後歸。呼妾父母。使嫁其女。仍是處子。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向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却風流

顧潤之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當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觀光卒。潤之奉歛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競爲潤之來弔。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享祭惟謹。或問歛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也。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其爲之乎。

玄宗過嶠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
官宋璟曰。陛下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
弊。帝遽命釋之。璟曰。陛下以臣言免之。是臣
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帝
從之。

道民家有江上斥鹵田五十畝。秋收得稿稼。雜
稗子。不滿十鍾。屑以爲糜。人啜一盂。而骨肉
嗷嗷相向者。不下數十口。又門下翳桑之夫。

四方襍被之客。時時在座。脫粟將入口。分以
啗人。人各一匙。亡不飽滿。權忻而去。不飽其
飯。飽其意。道民活一日。則爲世上人。作一日
緣斃。而後已。雖然。令道民得據要津。呼順風。
便可使此世界。苦惱衆生。皆有控告。奈上帝
不許也。

念菴羅公清介。歸囊無一文。道經蕪湖。病亟。抽
分項東甌。爲調醫藥。有揚賈犯重辟。願獻千

金求解項欲以此爲公壽。公力卻事。乃寢。旣而思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爲解之。賈得生。不知爲公力也。

宋朱軾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脩。歸途遇田夫械繫悲慘。問故曰：欠青苗錢無償。行且死矣。軾憫之。盡以束脩完官。其人得釋。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在高陽鄭罷家。罷匿之。使者逮罷長子。罷誡之曰：君子殺身成仁。汝雖死勿言。其子奉命。大被拷掠。乃至火焚其體。以死。卒無所言。

郭憲。曹操時爲郡功曹。以仁篤爲一郡所歸。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欲取約以徼功。憲怒責曰：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擁護備至。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肯生圖之。豈

忍取死人以要功乎。時曹操在武都。達等送約頭到。操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操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

去歲不登。入春連雨三月。菜麥俱萎。斗米一錢。有奇。村落山澤之間。草無留根。樹無完皮。城市衣冠子女。牽連行乞。甚或度不能活。雉經於梁。畢命河伯。而富貴豪右。自多其困廩深。

藏高價言之。使人酸鼻。道民家僅有穀數十鍾。諸兄姊及子姓中表。枵腹而待哺者。相聚一室。共啖此脫粟。脫粟有限。人饑無窮。生平故舊窮交。復時時相向。道民義不忍獨飽。誓與衆生分苦惱。富家坐視生靈之窮。而惟思乘時射利。道民目擊時艱。若處鍼氈之上。而智計莫可如何。獨不念五濁衆生。諸苦皆從自身惡業而生。現在之貧窮而餒死。悉過去。

之富貴而慳貪者也。目今得意。曾不剎那。轉盼之間。溘焉消滅。墮爲焰口。生爲餓夫。鑿鑿如此。若曹且不信。有今生來世之理。快意目前。則亦無如之何矣。

葉仁魯。周太祖之故吏也。坐贓絹萬五千疋。錢千緡。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王騫有墅在鍾山。良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媿。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隣。價成。作詩曰。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卽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

者子干錢民爭操舟筏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蔡卞章惇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卞率惇以
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
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
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
無憂無慮日日豐年

章作率上

昨非菴日纂二集敦本卷之四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元紫芝事母至孝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
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貧時兄早亡有遺
孤朞月其嫂又喪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
已乳含之涉旬潼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漢高祖密向左
右問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

鬪雞蹴鞠。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以此娛上皇之心。

李勣貴爲僕射。姊病。必親爲粥。釜燃輒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勣曰。姊年老。勣亦年老。雖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勳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可悲耳。

宋劉潛知鄆州。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尸。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美。併集一家。御史章溢當元季兵起。與從子存仁俱避山中。已存仁爲寇所執。溢心計曰。吾兄止一息不

可使無後。挺身出曰。兒幼無知。我願代之。賊素重溢。邀上坐問計。溢正色曰。君等皆有父母妻子。奈何爲此赤族事邪。

余齊民爲邑書吏。父在家亡。家人只以父病報之。便歸。四百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問父何遺囑。母曰。臨終只恨不見汝。齊民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哭殯所。須臾便絕。詔表其里爲孝義。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韓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笞常痛。今母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魏楊津楊椿兄弟義讓。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初津爲肆州。椿在京。每

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百口無間言。

國朝李步行賣菜傭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飲。父又間送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嘗給里中有不順之子。父母諭之必曰何不學李步行。

柳僕射族子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止之曰爾以寒素進身便造新宅不若僦居爲

善也。鄭還古弟齊古好博戲還古恣其所用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儻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而易轍噫今人市宅益過者有矣肯勸之僦居以養廉乎布粟舂縫者有矣肯恣之取博以免息乎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李令伯嘗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

爲人弟。令伯曰：願爲人兄，以供養之日長也。吳主及羣臣稱善。

吳猛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王僧虔爲太守，携子姪到郡，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亡兄之胤，豈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

僞蜀拔山軍卒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卽時如故。廣漢汝婦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貪恠，敦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於兄，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此獨非其有邪？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擔金與兄嫂，嫂初謂叔窮乏來借貸，有不悅色，見金

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金。

盧操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氏生三子。每命操爲三子執勤主炊。操服勤不倦。張誨其子讀書。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卽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子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後明經擢第。

袁譚攻尚。譚敗。還欲更攻。尚問王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

徐孝克所生母恙。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後亡。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自詣郡辭引已爲家長。令弟不行。罪

當在已。乞以身代薩。薩又辭。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焉。棘妻許氏。又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大家臨亡。以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程堅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櫪下。有馬。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

趙宣子將之絳。有翳桑之下。有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二束。遂去。

骨肉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繇各自負氣。不肯先下。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宜深思之。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

嘗有他舍雞入園。姑盜殺食之。妻對雞泣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昭明太子。至性仁孝。所生丁貴嬪亡。水漿不入。口。每哭。輒絕。高祖喻之曰。毀不滅性。有我在。那得如此。太子乃強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昭明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之。莫不下泣。

閭閻匹夫。以錙銖之產。傷孔懷之情。吾以愚氓。無責也。唐文皇戕建成。宋太宗害廷美。此兩主者。號稱賢明。而喪失良心。至甚於庸氓賤隸。天下大利昏之也。

儲福。洪武初。隸燕山衛籍。生平慕顏真卿。文文山之爲人。建文末。挈母妻逃去。文皇卽

位。詔構戍卒入伍。福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爲叛。日夜號呼。不食而死。妻范氏。年二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走山谷中。不欲聞之。

日纂二集
姑也。然貧無以存。一日往澗水浣衣。見傍有
蓆草。因織蓆養姑。姑沒廬於墓側。年八十餘
方卒。范卒。草不復生。土人義之。

國朝史元鎮。宜興人。年十六。家失火。欲投火救
母。隣人阻之。元鎮號泣。突入。與母俱焚。火熄。
見其兩手與母相握。猶未釋也。時人傷之。立
像祀於周孝侯廟。詔旌其墓。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令刺
客楊賢追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
乃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雖小人。何忍殺
義士。遂亡去。

國朝徐玩有至性。母歿。父構危疾。熟讀軒岐諸
書。起父於沉痾。就養無方。從兄弟六人。視如
同胞。撫孤壻如子。教二甥如孫。旣以貢。當就
試禮部。玩不赴。曰。吾父在。吾出而歸。稍後。吾
父倚閭矣。奈何。以旣衰遺體。跋涉三千里。博

日纂二集
一官也。

丁公著三歲喪母。七歲見隣媪抱子。哀感不肯食。父喪。貌力癯瘠。見者憂其死。

倪萌。字子明。兄爲赤眉賊所得。賊欲殺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某肥健。願代兄。賊義之。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宋華寶。父戍長安。寶時年八歲。父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及長安陷。父沒。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

狄武襄。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

活。

孫清幼孤。母沒未葬。流賊入境。清守柩不去。親友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隣里有依而得生者。

明皇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讖緯。坐流新州。離其婚。帝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

廬江毛義。府檄爲安陽令。義捧檄入。喜動顏色。張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爲親屈也。馬皓父爲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袖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覆面。父罪得免。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交加。密密如繞。明皇與諸王閑步竹間。因謂曰。人世父子兄弟。

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貳。者。此。可。為。鑑。因。呼。為。竹。義。

人。子。於。親。祭。之。厚。不。如。養。之。薄。俗。每。於。歲。節。清。明。一。詣。墳。所。餘。半。載。俱。置。親。於。荒。墟。不。問。祭。時。候。大。率。與。兄。弟。親。友。放。情。遊。覽。盡。歡。而。歸。節。歲。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嗟。夫。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生。虧。菽。水。沒。列。鼎。以。何。為。

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荅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裴叔則營新宅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與兄住

宋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

見曲折不待切脉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迨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物洽聞金玉其行。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妻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以分異獨居克聞之跪白其母叱妻遣之

唐潞丞相隨父死於虜隨方嬰襁迨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父不隨嗚咽無言母曰視汝眉目宛若汝父隨遂覽鏡照之殞絕於地後終身不復臨鏡

日纂一集
陳玄爲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
曰昭。周氏讒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
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
誓言。周后又讒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
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
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
兄也。又投水而死。

崔巨倫之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莫有求
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
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蚤世。豈令此
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
萬石君石奮。長子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
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
侍者。取親中。帚。廁。踰身。自澣灑。復與侍者不
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

劉師貞兄有疾。經旬不愈。師貞衣不解。結日一

日纂一集
食爲讀道德經。懺悔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卽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能曉。忽夢見母曰：胡王使羗活也。覺而求之，兄遂卽愈。

唐賈直言父道冲得罪貶，賜酖於路。直言僞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卽取其酖以飲，遂迷伏而死。明日酖洩於足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此病甦。後

每話所結之事云：始飲酖，志在必死。忽然覺毒沁五內，至支節，其痛愈於鑽灼。摩頂旋踵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其脛及足脛色皆如墨。傍攻出綠膿紫液，迄於臭敗。逆搶人鼻，達數十步外。唯食啖無減。

注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

肆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

女肱與二弟伯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遁往就室。肱常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相更爭死。賊遂兩什焉。但攔奪衣資而已。既至郡。郡守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話以他辭。終不言盜。盜遂感悔。後乃求見謝罪。還所畧物。肱不受。勞而遣之。

陽城年長不肯娶。召羣弟曰。吾與若孤惻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疎。我所不忍。羣弟義之。亦不娶。遂兄弟同處終身。

吳顧悌每得父書。常灑掃几席。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旬。應諾閱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間。則臨書垂泣。語聲哽咽。

許武舉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

請分異計財產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里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後武會宗親謂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以推二弟。一無所留。

郭原平。父母墓前有田。不欲人驟體耕。褻慢。乃買家資。貴買其田。每當耕墾。必整冠束帶。從

事

元呂思誠。嘗寓景州。李氏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懽其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析居。二十一年復還。同爨。

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

銓曹當用此輩人。後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陳彥廉有才名。與名士黃子久親暱。廉父齊於
閩溺死海中。廉痛自傷悼。所居硤石東山。終
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歲一詣之。
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廉同往。廉涕謝曰。
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此。
何忍以怒眼相見。子久亦爲悲泣。不
因作仇海賦以紀其事。



